

弘学 编著

# 中国汉语系

# 佛教文学

佛学小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佛学小丛书

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

密宗指要

佛典入门

禅修与静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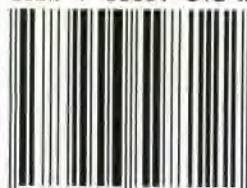
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

净土探微

部派佛教

佛教图像说

ISBN 7-80659-812-X



9 787806 598122 >

ISBN 7-80659-812-X/I · 254

定价：23.00元

# 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

弘学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弘学编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佛学小丛书)

ISBN 7-80659-812-X

I. 中... II. 弘... II. 佛教-宗教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 IV. 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1021号

---

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

弘学 编著

-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1.5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12-X/I·254  
定 价 23.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前 言	( 1 )
第一章 绪论：佛教与中国文学	( 4 )
第一节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 4 )
第二节 佛曲的翻译方法及文学表现	( 8 )
第三节 佛教与中国音韵	( 16 )
第四节 佛教文学的兴起和文体	( 20 )
第二章 中国的译经事业	( 28 )
第一节 汉至南北朝时的译经	( 28 )
第二节 隋唐的佛典翻译	( 35 )
第三节 宋之译经事业	( 41 )
第三章 佛典文学	( 43 )
第一节 《阿含经》的内容	( 43 )
第二节 佛传文学——佛本行故事	( 56 )
第三节 赞佛文学——佛本生故事	( 61 )
第四节 因缘譬喻故事	( 69 )
第五节 《妙法莲华经》的文学表现方法	( 76 )

第六节	《维摩诘经》的文学性·····	( 85 )
第七节	《大方广佛华严经》思想剖析及文学价值·····	( 92 )
<b>第四章</b>	<b>佛教散文及主要论著</b> ·····	(121)
第一节	佛教文论概述·····	(121)
第二节	三教论衡之论文·····	(129)
第三节	天台佳著·····	(135)
第四节	贤首名篇·····	(139)
第五节	三论宗及唯识宗之论著·····	(143)
第六节	净土宗之论著·····	(147)
第七节	其他论著·····	(151)
第八节	关于《坛经》·····	(155)
<b>第五章</b>	<b>僧传、灯录、语录、公案</b> ·····	(163)
第一节	僧传与灯录·····	(163)
第二节	语录心要·····	(172)
第三节	禅门公案·····	(179)
<b>第六章</b>	<b>佛教的诗词歌谣</b> ·····	(187)
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佛理诗歌·····	(187)
第二节	方外名诗·····	(197)
第三节	永嘉证道歌·····	(214)
第四节	禅僧开悟诗·····	(222)
第五节	禅、画、诗三合一之《牧牛图颂》·····	(229)
第六节	外内诗家·····	(238)
第七节	民间佛教歌谣·····	(263)
<b>第七章</b>	<b>变文与俗讲</b> ·····	(294)
第一节	唱导与俗论·····	(294)
第二节	变文的形成及演变·····	(307)

---

第三节	变文的组织内容和种类·····	(317)
<b>第八章</b>	<b>佛教与中国小说、戏曲·····</b>	<b>(332)</b>
第一节	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	(332)
第二节	佛教文学名著《西游记》·····	(339)
第三节	以佛教理念读《红楼梦》·····	(350)
第四节	佛教与戏曲·····	(357)

## 前 言

“佛教文学”历来似乎指佛典中的譬喻、因缘之类的文学和本生、本行故事，指带文学色彩之佛教典籍。部分学者将所有佛教典籍由文学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固有失于广泛之嫌，然观初之经典，如简洁金言集之《法句经》，故事性浓厚之《譬喻经》、《本生经》，或构想雄伟瑰丽之《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诸大乘经，无疑均属富于文学色彩之佛教典籍。其实很多的佛典都极富文学色彩，律藏里亦有很多。佛教的思想、观念和它的取材、表现方法、语言等，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界有“佛典文学”的概念，或者称为“佛典翻译文学”。不过，笔者认为“佛教文学”有更广义的范围，包括了佛教徒宣传佛教思想的作品。

以梵文写成的原典，堪称文学佳作者，有2世纪马鸣之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佛所行赞》，为印度古典文学之先驱；以舍利弗与目犍连为主题而编成之戏曲《舍利弗之所说》；由佛陀异母弟难陀之故事为题材所作之美丽诗篇《孙陀利难陀诗》等。此外有7世纪戒日王之佛剧《龙王之喜》等。在汉译佛教经典中，译师

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四大译师之中，鸠摩罗什之译本，文笔优雅流畅，堪称翻译文学之杰作。

佛教自东汉在中国流传，被中国的知识阶层广泛地接受，逐渐融汇到中国的思想文化之中。佛教徒中有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学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佛典表现艺术和写作方法，并融汇到自己的明佛文章之中，同时又发挥了中国传统精駁严谨与华美的特长，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自成一格。汉民族是一个富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历来都有记录人物事迹的传统，在此影响下，我国出现了记录僧人事迹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佛教的兴衰、经典的翻译注释、宗派的建立、学说的传播、禅僧的法语，以及典章制度、寺庙建筑、国际佛教交往都有所记述，为中国思想的发展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佛典十二分教的“祇夜”和“伽陀”的韵文，与传统的诗歌韵文相结合，使历代诗僧辈出，文人以诗咏佛。作为佛教韵文的创作，要有很高的写作水平和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如果创作的激情中，没有佛教的感情，也是写不出来的。佛门的诗词，有赞颂佛菩萨和表达信心的，也有表达禅理、禅趣的，以诗歌的形式予以精炼而表达内容，正是中国文学特点之一。文学家描述有关佛教的作品，举凡僧徒礼赞、忏礼之类优秀之作颇多。以文笔知名之僧人辈出，如隋代之法周，唐代之慧净、皎然，五代之齐己、贯休、希觉，北宋之思悦，元代之昙噩、大圭，明代之德言，清代之智朴、圣通、照常、读彻等。禅僧每将自己之悟境假托偈颂表达之。

中国的变文，是通俗文学的写作，是将佛教典籍中之故事或经史之内容，加以改编，使其趣味化、生动化、通俗化。而流行于唐、五代时“俗讲”之话本，则成为我国通俗文学渊源之一。中国古代的小说题材取于佛教者，如《西游记》乃妇孺皆知；短

篇小说中，以因果报应而编创小说，在“三言二拍”中，则占主要这地位。

根据上述之脉络，编写成讲义，作为四川尼众佛学院研究生班开“佛教文学”课之教材，现蒙巴蜀书社青睐，予以出版，特为谢之。

弘学合南

二〇〇四年仲夏于苦寮

## 第一章 绪论：佛教与中国文学

### 第一节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佛教传入时，中国已经有着先进而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对这种“请进来”的宗教，积极地摄取，在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其吸收和改造，从而使之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浩如烟海的佛教之三藏十二部，既是宗教、是哲学，又是有血有肉的文学和艺术。佛教传入中国后，和儒家、道家的思想相接触、击撞、斗争、融合，导致自身的不断改造、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河流中。因此可以说，不了解佛教，不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及其发展的历史。通过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加深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同时，佛教的传播，亦是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佛教影响中国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文学概念与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佛教的传入，使我国文学发展的路线，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可以肯切地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者汇合成的文化形态了。自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经历了二千六百余年的岁月，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汉代，自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以重道言志，实际上是儒家经学之附庸。自两晋佛教之般若思想同玄学合流，深入到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之中，当时的文人学士都有三本书，即《论语》、《老子》、《维摩诘经》，置之案头玩趣。佛教思想给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其独特的教义，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入持久的影响。魏晋以前，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文学在当时被笼统地包容在整个文化与学术之中。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既是整个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作为独立的学术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正是此时，佛教经典大量传译，从而促使佛教大发展。佛教以研究人生终极意义为教义，与中国文学主旨思想是合拍的。中国文学理论初创的阶段，就借鉴了佛教的学说。随着佛教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的加深，中国文学界大量接受了佛教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宇宙观，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文学创作的规律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提高。

佛教教义中因果报应、色空思想，以及其那种迥乎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伴随而来的佛典故事、形象和丰富想象，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渗透。语言是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文学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赵朴老有一次曾和夏衍先生

讲起这个问题，夏衍先生说：“我们的俗语当中来自佛教的相当多，比如‘一针见血’就是嘛。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周全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若从纵的历史发展来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相互关系表现出历史的阶段性。若从横的角度来探究，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为：对文人思想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佛教对文学各种门类的的影响，如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而其具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诗歌的早熟与小说、戏曲的大器晚成是明显的事实。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能不注意到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各自特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文人接受佛教，主要是通过译经和读经。中国汉译佛典除了事业本身的伟大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特别是在译经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译经文体，这种模仿印度文学的文体，在中国汉译经典的过程中，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若没有佛教的传人，没有中、印文化的伟大交流，中国文学也许不会是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译经和传布信仰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佛经的翻译家们总结出了一套有独特内容的译经理论。

译经的文体，是散韵兼行。佛教经典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把“三藏”的内容和文体形式，划分为十二部类，使人一看，就容易提纲挈领，便于研究和探讨。(1) 修多罗：贯经，也称契经，是经中的直说者，即散文体的经文。现在称为长行。(2) 祇夜：重颂或应颂。这分为二种：一是追颂，即经中的道理，本已讲过，但恐怕读者不注意，重新用颂体把它总结再追颂一下，让读

者再理解一次，使其更加清楚；二是颂，就是经中没有讲过的道理，利用偈颂先叙说一下，给予预习提示。(3) 伽陀：讽诵或孤起颂。就是在经文间突然孤立提某件事，像这样的孤起情况，在经文中是经常看得到的。而且多采用颂、偈体，是有韵的经文。(4) 尼陀那：因缘。记述佛说经、律的因缘，及一切佛语的缘起。也有些佛经是讲述因缘和因果的道理。(5) 阿婆陀那：譬喻。有些经文里，佛说了许多譬喻，因为有些道理高深，不容易听得懂，所以佛陀引用使人容易明白的事情或故事来作譬喻，通过譬喻，使人容易了解。(6) 伊提目多伽：如事语经，即本事。佛说自己及其他诸佛和弟子们过去生活中的历史本身的故事。(7) 阿浮陀达摩：未曾有。即佛经中未有的事情，也多属记佛显现种种神通的的经文。(8) 阇陀伽：本生。佛说他过去世的经文。(9) 优婆提舍：议论。问答和议论诸法义的经文。指许多经中，佛与弟子或菩萨互相辩论玄妙的道理，也有佛自己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10) 和伽罗那：授记。佛给弟子们预言将来修行果位的经文。授记也有称为别记的。(11) 优陀那：自说或无问自说。无人发问，佛自己说的经文。在一般的经文中，佛每次说法都有菩萨或罗汉发起因缘，可是如《佛说阿弥陀经》等就没有人问法和请法，而是佛大慈大悲心中，说出这个净土法门。(12) 毗佛略：方广。即佛说方正广大的教义，多属经中的高深玄妙不可思议的经文。“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汉语文中是一种新形式。汉语文字中韵散结构形式虽然也有（汉代的赋即是；如果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合璧，也属这种文体），但都配合得很简单，不像佛典中那样形式多样。后来的小说传奇中，每回的起头多配有诗词，结尾或中间亦有诗、词出现，大约都是受到佛典文学形式的启发。

张曼涛先生主编《现代佛教丛刊》第三十八册在论《佛典翻译史论》的编辑旨趣时说：“中国的佛典翻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先秦文化，到了东汉时期，已经走向衰微低潮，就如一个人的身体一般，为发育健全，而无新的营养补给之时，便渐渐衰弱颓萎。就在此时，恰好佛教传来，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由热诚的传教者从千山万水的遥远处携来。于是新的补给品传到，丰富的营养递进。一个新的异域文化打开，我国的知识学界，文化人士开始有了新的学习，新的刺激，于是佛典的翻译，便成为当时国家的第一件大事。由东汉的安世高、支娄迦讖，到魏晋的来华译人，再到唐宋本国的译经大师，八百多年的传译媒介，使整个中国文化发生了强大的空前变动，既吸收了新的文化血液，又丰富了自家的思想灵魂，于是乃益臻文化大国的佳境。”

魏晋南北朝译经繁荣时期，正是中国文坛上骈俪化日趋严重而文风日渐华靡的时期。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此时期出现尚辞崇文之倾向，开了轻内容重形式的端倪，骈文流行，文学被纳人声韵、格律、事典的模式而被僵化。佛典的译经师创造出了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骈文文体与风格全然不同的文体，对当时和以后文坛都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例如《洛阳伽蓝记》、《文心雕龙》、《水经注》都成书于这个时期。真可谓佛教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 第二节 佛典的翻译方法及文学表现

若从文学角度，从语言这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说起，佛典的

翻译方法和文学表现是值得探讨的。

对于佛典的译事虽可上溯于东汉之末，而对翻译提出评论则是东吴大皇帝（孙权）黄武（222—229）时，由一位不知名的译《法句经》的翻译家提出，他说：

诸佛典兴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者，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224）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所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所以需要翻译者，就因为语言文字的“名物不同”，而惟其“名物不同”，所以“传实不易”；惟其发现“传实不易”，才有翻译的研究，才能提出翻译的方法。

最初的翻译，由西域来的僧人、信徒进行，后来就由向西天求法的高僧及从印度、西域来弘法的僧人从事了。翻译的组织，最初只有传语和笔受二人。后来由一人任译主，承担口译，必须梵汉皆通。再经笔授、证义、勘义等四五人之手，待译场组织进

一步的扩大及完善之后，方能形成最初的定本。译场的组织极为庞大，有多至五六百人或近千人的。其译经的程序，共分为十部：

1. 译主：即译经的主持人，也是翻译的主持人。译主须精通梵文字，教理娴熟，戒行卓犖为众所钦服方可。遇有疑文歧义，尚须负责判定其得失以定取舍。工作时，译主坐在译场的中间正面。

2. 证义：坐译主的左边，与译主评议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据说法藏大师就因与玄奘大师的译文意义有不同意的地方，辩论结果终不能相合。于是他退出了玄奘大师主持的译场。

3. 证文：坐译主的右边，听译主高诵梵文，以验其差误。证义是考验汉译的文义是否妥当，证文是考验所译的原文是否有错误。原文若有错误，当然译文就不正确。

4. 书字：根据梵文原本，写成汉文，但乃是梵音。这一职务亦称为“度语”，相当于音译。若译主是外国人，又不十分通晓汉文时，此一职绝不可少。

5. 笔受：翻梵音为汉字。

6. 缀文：因为印度的语言习惯与结构与中国不同，有附属的句子或形容字词的次序与汉语文法不同，所以有时需要把句子里面的排列次序颠倒，或是重新组织。譬如笔受写的是“照见五蕴彼自性空”，缀文即需改成为“照见五蕴皆空”。

7. 参译：一方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一方面再由译文回证原文，反证二者是否完全相合。如果翻成汉文再由汉文翻回梵文时若不相合，即是翻译有了问题。

8. 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因为梵文的组织或句法，